

The Republic



The Republic 理想国

「古希腊」柏拉图著
吴松林
林国敬译

没有理想就没有未来!

西方哲学的源头，一部震烁古今的不朽巨著。

构建和平、正义、民主与博爱的理想国，培植美好希望的哲学经典。

有社会理想的青年必须看！

西方
经典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THE REPUBLIC

理想国



[古希腊] 柏拉图 著
吴松林 林国敬 译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理想国 / (古希腊) 柏拉图著 ; 吴松林, 林国敬译. — 北京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682-0685-3

I. ①理… II. ①柏… ②吴… ③林… III. ①古希腊罗马哲学 IV. ①B502.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7714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010)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浩德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 13

字 数 / 260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36.00 元

责任编辑 / 梁铜华

文案编辑 / 梁铜华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责任印制 / 边心超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 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理想国》是西方文化的经典，也是西方知识界必读的经典。这本书是柏拉图的盛年之作，大气磅礴，思想博大精深，涉及当时各个方面的问题，包括哲学、教育、军事、政治、伦理、文艺、诗歌，等等，被称为“哲学大全”。后世哲学家无不从这里汲取自身的营养，建构自己的学说体系。有学者指出：“关于全部西方哲学传统的普遍特征，可以最稳妥地概括为：全部西方哲学传统都是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1]可见，《理想国》犹如中国之《论语》，是一部不可不读的经典。

但鉴于国内中译本专业术语过多、句式复杂，广大读者望而却步，故此打算以通俗的语言重新移译，意在为广大读者提供一本浅显、明了但又不失深度的译本。下面大致介绍一下全书的脉络，以便读者对全书有一个高屋建瓴的把握。

全书分为十卷，借苏格拉底之口围绕“什么是正义”、“正义的性质是什么”以及“正义者有利，还是不正义者更有利”几个主题展开对话。第一卷，开篇提出正义与不正义是什么的问题，苏格拉

[1] 英国数学家、哲学家阿弗列·诺夫·怀海德的言论。

底和众人围绕这一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从中可以深刻地体验到“辩证法”的风格和力量。苏格拉底运用“辩证法”一步步揭露对方观点的矛盾之处，进而一步步将其引向真理的大道。第二卷，为了更容易发现正义与不正义之间的区别，他们着手建立理想国，论述了理想国中的法律、制度、教育等问题。第三卷，继续讨论理想国中的教育，着重于什么样的诗歌和音乐有益于人的教化问题。第四卷，将人的灵魂分为三部分，即理性、激情和欲望，得出正义者应该是什么样的人，不正义者会是什么样的人，最后推出正义的定义。第五卷，讨论理想国中妇女和儿童的教育问题，以及婚嫁问题。接着提出理想国如何实现的问题，由此进入讨论哲学家为王的主题。第六卷，讨论什么是哲学家，哲学家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知识。这卷柏拉图提出两个世界的划分，将人的认识分为四部分，即四线段比喻说。此外他将善的理念作为最高的认识对象，作为人的最高价值依归，更是哲学家所要追求的对象。第七卷，讨论人如何认识善的理念，从而成为一个真正的智者和正义者。柏拉图认为应该通过学习算术、几何、天文学、音律等入门知识，然后再通过学习辩证法，最后才能通达对善本身的认识。拥有这样知识的人才是完美的人，在他统治下的国家才是完美的国家，从而回答了理想国何以可能实现的问题。第八卷，重新回答第五卷中所提出的问题，比较最善政治与最恶政治之间的不同，意在回答正义者是不是最幸福的，不正义者是不是最不幸的问题。这卷柏拉图还集中阐述四种政体以及这些政体下的个人性格。第九卷，继续第八卷的内容，比较最善和最善政治下的个人生活，得出最正义的人是最幸福的，最不正义的人是最不

幸的结论，驳斥斯拉雪麦格关于不正义者是幸福的，正义者是不幸的论调。第十卷，讨论模仿的本质，认为天地万物都是对理念的模仿，诗人和画家是对模仿的模仿，所以难以接近善的理念。继而回到正义者所应有的报酬和不正义者应有的惩罚上，以神话故事回答了正义者获得种种报酬，不正义者获得种种惩罚，并以之作为终极依据。从以上的脉络可以看出，《理想国》涉及各个领域，主题鲜明，逻辑森然，首尾一贯，不可不谓是一部恢宏巨著。

最后要向吴献书先生致敬，他所翻译的《理想国》译本，在中文译文版本中倍受推崇，本文稿在翻译过程中着重参考了他的译本。吴佳佳女士、李其中先生以及徐玲玲编辑在对文稿的整理和文字校对上给予了热心的帮助，宁莉娜教授对本文稿的翻译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在此一并感谢！

林国敬

2014年7月29日

目 录

第一卷	财产 正义 节制·····	1
第二卷	个人 国家 教育·····	47
第三卷	教育中的艺术 ·····	84
第四卷	财产 贫困 善德·····	128
第五卷	婚姻 哲学·····	169
第六卷	政治 哲理·····	220
第七卷	教育之实在与影响·····	261
第八卷	四种政治·····	301
第九卷	正当政治与不正当政治的乐趣·····	341
第十卷	生活的酬报·····	373

第一卷 财产 正义 节制

参与论辩的人物有苏格拉底、克拉根^[1]、哀地孟德^[2]、派拉麦克^[3]、塞弗拉^[4]、斯拉雪麦格^[5]、克立托分^[6]；另外还有众多的旁听者。以下的辩论是苏格拉底在辩论结束后第二天于贝而斯^[7]塞弗拉家转述给泰茂、罕莫克拉底、克立吸和一个不知姓名的人听的。

我昨天和哀里斯敦^[8]的儿子克拉根到了贝而斯，打算参加女神的献祭，然后再看看当地人是如何举办这次赛会的，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举办这么个大型赛会。到了这里，我如愿地参加了女神献祭，观看了赛会，觉得非常惬意。赛会举办得很好，跟司拉司^[9]人举办的差不多。玩了许久之后，我觉得兴致也差不多了，就准备回城。这时，塞弗拉的儿子派拉麦克远远地看见了我，便派他的仆人赶过

[1] 今译为“格劳孔”。

[2] 今译为“阿得曼托斯”。

[3] 今译为“玻勒马霍斯”。

[4] 今译为“克法洛斯”。

[5] 今译为“色拉叙马霍斯”，诡辩派哲学家。

[6] 今译为“克勒托丰”。

[7] 今译为“比雷埃夫斯港”，希腊港口名。

[8] 今译为“阿里斯同”。

[9] 今译为“色雷斯”，现属希腊。

来挽留我们，这个仆人从身后拉住我的衣服说：“派拉麦克先生请你们稍稍等一下。”

我转过头来，看见是派拉麦克的仆人，便问他：“你家主人在什么地方啊？”

仆人：请你们稍稍等一下，我家主人马上就到。

克拉根：那我们就等等他吧。

不一会儿，派拉麦克就到了，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克拉根的弟弟哀地孟德、牛锡的儿子牛赛拉得，还有一些看过赛会的人。

派拉麦克：苏格拉底，你们打算回城了吗？

苏格拉底：是的。

派拉麦克：你看看我们的人数是不是很多？

苏格拉底：的确很多。

派拉麦克：你认为你们能强得过我们吗？不是的话，你们就留在这里。

苏格拉底：我如果能说服你们让我们回城也不可以吗？

派拉麦克：如果我不喜欢听你说教，你又怎么能说服我们呢？

克拉根：是不能说服的。

派拉麦克：我是绝对不会听你说教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哀地孟德：今天晚上有火炬赛马，是为了向女神献祭，你们难道还不知道吗？

苏格拉底：有马吗？这倒是第一次。是不是骑在马背上，手里拿着火把进行接力比赛啊？

哀地孟德：是的。今天晚上的庆祝会盛况非凡，你们应该留下

来看一看啊！吃过晚饭后我们就去逛逛、看看表演。到那时肯定会有很多年轻人在那里，我们可以借此机会畅谈一番。我都为你们考虑好了，你们就不要再走了，留下来吧！

克拉根：真是非常感谢你们的殷勤挽留，那我们就留下来吧。

苏格拉底：好的。

我们就和派拉麦克到了他的家里，拜见了他的弟兄连歇斯和雨雪地麦，还有开而雪杜牛地方的司拉雪麦格、彼牛地方的楷莫乃斯，哀李斯托泥麦的儿子克立托分。少长咸集，派拉麦克的父亲塞弗拉也在家里。他的父亲年岁很大，我已经很久没看见过他。他坐在带靠垫的椅子上，头上戴了花圈，大概正要准备献祭。房子里有很多椅子，被排列成半圆形，我们就在塞弗拉旁边坐了下来。塞弗拉殷勤地款待我，并向我问好。

塞弗拉：苏格拉底，你很久都没有来看过我了。如果我身子骨还硬朗就能出来看你，也就不需要你来了，但是我已经老了啊，不再像以前那样能轻松进城拜访你，所以也就希望你能常来看看我啊。当一个人对肉体上的享受越来越少时，那他对精神上的畅谈也就要越多。所以我希望你不要拒绝我的请求，你可以把这里当成你逍遥的地方，也可以和这里的年轻人交游，虽然我年长于你，但请你不要拘束。

苏格拉底：塞弗拉，平心而论，我很高兴能和年长的人畅聊，我向来认为年长的人就像已经翻越千山万水的老旅客，你们曾经遇到的坎坷也可能是我之后要经历的，所以我对于过来人十分愿意与他们探讨一下旅途中的艰难险阻。塞弗拉，您的年纪已经跨进了诗

人所谓的“老年之阶”，所以我希望您能够告诉我，人到了老年阶段是否会更艰难？或者您有什么其他的高见能够告诉我的？

塞弗拉：苏格拉底，我很愿意把我所领悟到的告诉你。我已经是上了年纪的人，正如古语所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像我们这样年纪的人往往喜欢聚在一起，聊聊彼此的心事。我们聊得最多的无非就是“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吃喝玩乐，或是体验爱情的快乐了”、“这些美好的事物已成过往了”或“儿时的快乐现在去哪找呢，这一生也就这样啦”等。有些人则埋怨至亲好友的忽视，有些人感慨年老是痛苦的根源。但依我看来，这说法不对。如果年老是造成种种苦难的成因，那么我和其他老人应该有相同的感受，然而我和我熟识的人都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敢断言他们的抱怨并不恰当。我记得曾经有人问老诗人沙弗克里^[10]：“人在老的时候还用得着谈情说爱吗？你还是年轻时候的沙弗克里吗？”他回答说：“别说了，我很高兴我已经脱离你们所说的情爱了，这种脱离就像从一个暴君那里脱离苦海一样。”他的说法实在太确切了！我每次想到他说的这段话都会感叹它的真确性。到了老年时代，对于情爱一事已没了兴趣，但能使人清心寡欲，体会到另一番自由随性的快乐感受，这种境界不仅是像从一个暴君手里脱离苦海，更是从无数暴君那里脱离苦海。之前那些年老者之所以会抱怨连连，其原因不在于年纪，而是在于他们的性情。如果一个人的性情是恬静的、心平气和的，

[10] 今译为“索福克勒斯”。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6—前406年），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

那年龄大了对他们来说不是一种痛苦，要不然的话，不管是年老还是年少都少不了烦恼。

我对于塞弗拉的话颇为佩服，并且想听他继续说下去，所以我故意激他。

苏格拉底：您说得很对，但是我想一般人未必对您的话深信不疑，他们会认为您感觉不到年老所带来的痛苦，是因为您家财万贯，而不在于您的性情，有了钱就有了保障，那自然就能感到生活的美好了，这是人人都懂的道理。

塞弗拉：你说得很对，我也觉得别人是不会相信我所说的话，因为他们说的也很有道理，只是理由还不充足。以前哀拉分人^[11]妄想诽谤西米斯托克里^[12]，说他能够功成名就并不是因为他的赫赫功绩，而是因为他是一个雅典人。西米斯托克里回应说：“的确如此，如果我是哀拉分人，你是雅典人，那我和你都不会成名。”我今天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回答那些年老但却不自省的人。一个好人却一生贫困，他在年老的时候固然不好受，但一个恶人即使富有，他到了年老之时依旧是诸多忧惧，坐卧不安，他又哪来的快乐呢？

苏格拉底：我想问问您，您的财产大半是祖宗留下来的还是自己赚来的？

塞弗拉：大半都是我自己赚来的。你更想知道我自己赚来的占多少吧。我赚钱的能力是介于祖父和父亲之间的。我祖父所继承的

[11] 今译为“塞里福斯人”。

[12] 今译为“色弥斯托克勒”。公元前4世纪时期，雅典著名政治家。

财产和我现在拥有的差不多，但是通过我祖父的经营，它翻了好几番。传到我父亲连衰尼斯^[13]手里后，就减少了不少，留给我的财产比我现在拥有的要少得多。至于我，只要将来留给子孙的财产能比我父亲留给我的多，我就心满意足了。

苏格拉底：我之所以会这样问是因为我觉得您不是个守财奴。大凡继承遗产的人，不像那些辛辛苦苦自己赚钱的人那么贪财。他们不仅因为钱有用才喜欢它，而更是因为这是他们辛苦得来的，内心生出了一种强烈的占有欲，就像诗人爱自己的诗篇，父母疼爱自己的儿女一样。我看到这种人，就觉得他们很讨厌，他们说的内容不外乎是赞美金钱之类的。

塞弗拉：你说得很对。

苏格拉底：真的，我还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可以吗？依您看来，您从财富上得到的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塞弗拉：只有一样，我也知道这说出来许多人未必会相信。苏格拉底，容我慢慢告诉你。当一个人知道自己将要死亡的时候，会有一种恐慌和忧虑在他的脑子里久久不散，即来世会受到今世所做之恶的惩罚。以前听这些话就觉得很好笑，但是到了现在我总觉得这话不像是假的，所以便感到疑惑不安，经常回忆自己之前有没有害过什么人。人之所以到了现在才有这样的忧虑和担心，大概是年纪大了精神衰弱的缘故，又或是像漂泊的孤舟将要抵达岸边，因此对岸上的事物看得更加清晰的缘故。如果知道自己造孽颇深，就会

[13] 今译为“吕萨略斯”。

过度悲观，常常会像小孩子从梦中惊醒一样，惊恐万分。但是那些问心无愧的人，“希望”两个字就是他们心灵的看护神，就像宾大^[14]说的：“清心寡欲、待人正义者 / 希望就在你的心里 / 滋养你的灵魂 / 让年老的人不再恐慌 / 她是你终身的好伴侣”。他说得多么精炼且确切啊！财富之所以对人有好处就在于当一个人有了钱之后，他终其一生，也不至于去诈欺他人。那么在他死的时候，心中是坦然的，就不会因祭神不诚心而感到恐惧，欠债未还清而感到忧虑。但这也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那些恶人虽然富有却免不了这样的忧虑。所以依我看来，凡是通情达理的人，他在钱财上得到的好处固然有很多，但是其中最大的好处还是问心无愧，没有恐慌和忧虑。

苏格拉底：太对了，但是您怎么不说说正义呢？正义究竟是什么，不说谎、偿还债务就是正义吗？除了这个没有其他的了？这样做会不会有时是正义的，而有时却是不正义的呢？假设您的一个朋友头脑清醒的时候把武器交给您；但是后来他疯了，再来找您要回武器，这个时候您应该还给他吗？想想也知道这是不行的。假如您把武器还给他，那倒是不正义的，因为您不归还武器，就相当于您不去理睬一个满嘴说胡话的人。

塞弗拉：的确如此。

苏格拉底：所以说不撒谎、有债照还，不能作为正义的正确定义。

[14] 今译为“品达”。品达（约公元前 522—前 442 年），希腊著名抒情诗人，有“抒情诗人之魁”之称。

派拉麦克：假如雪蒙拿^[15]的说法可信，那么这个定义就是对的。

塞弗拉：我要去看他们祭神了，至于正义的问题，就交给派拉麦克和在座的各位了。

苏格拉底：那么，派拉麦克就是您的接班人了，对吗？

塞弗拉：当然。（说着就含笑离开了。）

我对派拉麦克说：辩论的接班人，请你告诉我雪蒙拿所说的正义以及你自己对正义的见解。

派拉麦克：他认为欠债还钱就是正义，我觉得这种说法很正确。

苏格拉底：雪蒙拿是有大智慧的人，我不能随便怀疑他说的话。他所说的，你或许能理解，但是我却不能。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不应该把代替保管在自己这里的武器还给那个疯了的朋友，雪蒙拿肯定也会这么认为，但是将别人的东西视为己有，不就是负债不还吗？

派拉麦克：是的。

苏格拉底：当一个人疯了的时候来索要放在我这儿的武器，绝对不能还，是吗？

派拉麦克：是的，绝对不该还。

苏格拉底：你说雪蒙拿认为欠债还钱是正义，是不是并不包括我举的这个例子？

派拉麦克：是的。根据他的意思，是说朋友之间应该与人为善，而不是与人为恶。

苏格拉底：假设有人想要还给朋友存放在自己这儿的钱，又假

[15] 今译为“西蒙尼得”。西蒙尼得（公元前556—前467年），希腊抒情诗人。

设正好处于特殊时期，还钱于他就等于是害了他，那么，这就不算是欠债还钱了。你看，这是不是就是雪蒙拿真正的意思呢？

派拉麦克：的确是。

苏格拉底：对于我们的敌人，我们应不应该欠债还钱呢？

派拉麦克：当然要还。但是我认为敌人对于敌人所欠下的债无非是恶。

苏格拉底：所以说雪蒙拿所定义的正义和其他诗人一样，都是含糊不清的。他所说的正义，即每个人都能得到他应该得到的，这就是他所谓的“还债”。

派拉麦克：他的意思应该就是如此。

苏格拉底：天哪！假设我问他医术带给人的是什么，会带给哪些人，他会怎么回答呢？

派拉麦克：他肯定说：“医术应当以药品、饮食、饮料来给予人类。”

苏格拉底：那么烹调术给予的是什么？会给予哪些东西呢？

派拉麦克：调和五味，赋予人以美食。

苏格拉底：正义给予的是什么？又是给予什么人呢？

派拉麦克：假设根据上面的意思，以此类推，那么正义就是把善给予友人，把恶给予敌人。

苏格拉底：这就是你的意思？

派拉麦克：是的。

苏格拉底：当人生病的时候，谁最能把善给予朋友，把恶给予敌人？

派拉麦克：医生。

苏格拉底：当我们在航海途中遇到风险，什么人最能把善给予朋友，把恶给予敌人？

派拉麦克：舵手。

苏格拉底：一个正义者，在什么事情上最能把善给予朋友，把恶给予敌人？

派拉麦克：在战争中与盟军一起攻敌的时候。

苏格拉底：亲爱的派拉麦克，当人们不生病的时候，医生是没有用处的。

派拉麦克：是的。

苏格拉底：当人们不航海的时候，舵手是没有用处的。

派拉麦克：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不打仗的时候，正义者岂不也是无用的？

派拉麦克：不对，不对，这和我的意思大相径庭。

苏格拉底：依你的意思，正义是什么呢？它在平时和战时一样都有用处吗？

派拉麦克：是的。

苏格拉底：就像种田不可以没有农民吗？

派拉麦克：是的。

苏格拉底：也像要有鞋穿不可以没有鞋匠吗？

派拉麦克：是的。

苏格拉底：在平时的时候，什么事情上不可以没有正义？

派拉麦克：比如订合同立契约等事情上。